

执著一生的海河情怀，讲述津门过往前尘旧事

海河纪事

岁月的旧影渐渐泛黄，埋葬了海河的苍凉沉默。
那些年他们的挣扎与付出，都如静寂在河底的沙砾，
你曾倾听过谁的述说？

张树华 / 著

海河纪事

张树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河纪事 / 张树华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108-1817-2

I. ①海…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2969号

海河纪事

作 者 张树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817-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难忘工厂（代序）	1
母亲告诉我	5
蛭头沾的夏季	22
黑松林	32
黑幡儿	46
良方妙药	56
麻四和他的钉鞋铺	65
山林之魂	74
有一种真爱	86
最后的悲伤故事	95
完美之门	107
海贼	115

父亲的向往	127	
暖暖的烛光	139	
在“阿特莱娜”号上		153
三天之差	167	
第一把火	176	
风雨半月湾	184	
永恒的纽带	192	
黑房子	216	
雪路	239	
紫色牵牛花	248	
后记	282	

难忘工厂（代序）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天津工人文学社创建四十周年暨“劳动者文学奖”颁奖大会在天津举行，四十名多年以来始终坚守使命，深深扎根于基层，辛勤创作笔耕不辍的工人专业、业余写作者荣获奖掖，我作为其中获奖者之一，兴奋之余也深感荣幸。

此时此刻，回想起十几年前刚刚迷恋上文学创作的那一段时光，早已经成为珍藏在我心中特别美好的回忆，如果让我现在讲一句最想说的话，那就是我难忘工厂。

那时，我还在塘沽海河的一个拐弯处那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船舶修造厂当工人，经过三年学徒的历练，后来直到我迷恋上文学创作时，我已经在船厂一线的船体车间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

现在想来，当初拿起笔来在纸上划下第一个笔道时，仍然猜解不透自己是如何定位怎样思量的，一个每天穿着一身又厚又硬的帆布工作服，脚上再套一双又笨又沉的翻毛牛皮鞋，没黑天带白天的与钢铁与气焊割枪打交道的工人，竟然从此与文学创作这似乎高不可及的行当结交了缘分。

但细细追溯，觉得还是有其根源的。许是受了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从儿时起我就特别喜好读书。还记得家中那一个四层的小书架，摆满了各类文学书籍，那是父亲在当时家中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下，刻意拿出节省下来的钱陆续购置的，他自己酷爱读书，也在我们兄妹开始懂事时引导我们多多读书。

父亲于一九五三年调到大西北的甘肃铁路部门工作后，大哥又开始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不断充实一些他和弟妹们所喜欢读的书籍。

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居住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平房中，拥拥挤挤几乎没有一点空余的面积，但多年以来那个书架却始终享有家中最显眼最敞亮的一块地盘。

那是一片圣洁的园地，是我们兄妹几个在每天的课余时间，几无例外都

要驻足光顾的地方。

在大哥与二哥相继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五年考上天津、北京的两所文科大学离家之后，我又开始接续着他们的爱好，不断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书籍，以致后来因为书架实在放置不下，才将看过多年仍舍不得丢弃的老书用新书替换下来，装进一只只纸箱中保存起来。

现在想来，我少年时代的大部分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些文学书籍的字里行间度过的，而在上小学与中学时期，给我带来的是每次作文讲评课上，让语文老师打了高分而获得当堂宣讲的一篇一篇范文，每每使我沾沾自喜不已。但即便如此，那时也从未想到过将来在文学创作方面要怎样怎样，而极其朴素的一种想法只是要去上大学深造，像我的两个哥哥一样考上自己喜欢的文科大学。然而这个天真无邪的想法在之后的那个年代里却受到了彻彻底底地阻隔。

一九六六年初夏时节，我正忙于初中毕业和高中升学考试前的紧张复习中，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了，我们这一批稚气未泯的中学生，立刻被挟裹进这股滚滚潮流之中，学业停掉了，功课搁置了，我们懵懵懂懂地走上街头走向社会，之后随波逐流漂荡了整整两年时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中最最为宝贵的一段年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荒废掉了，而在当时的年代里涉世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根本无力改变这所有的一切。

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得相当彻底，连我家那个多年以来都未曾挪动一步的书架也换了地方，文学书籍都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一把火烧毁了，为此我自己曾经偷偷流了不少眼泪。书架没有了装盛书籍的用场，被挪进院里的小厨房，用来放置油盐酱醋等调料和碗碟盆罐一类物品，经历了一个轮回，此时它已经真诚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两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没有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走进农村和边疆那无限广阔大有作为的天地，而是来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这一座大课堂，迈进工厂的大门当了一名工人。

十八岁时走进工厂，在一种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氛围中，我一天一天不断接受着磨砺和考验。十年工厂生涯过去，只在弹指一挥间，我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工人，而且还开始陆续收徒了。

这些年来，我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如果没有加班任务也按时下班，吃饭上

班，下班睡觉，周而复始，我已经被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节奏塑造得宛若一部被安装了固定程序的机器，而同时我也逐渐被平淡无奇的生活磨平了性情，心中对工厂的那许多新奇感受早就已经全然消逝。此后，当我在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种惶恐和惧怕，于是我萌生出急切地要改变这样枯燥单调的固有生存模式的想法，只是苦于当时还没有一点点头绪。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暴雨横泼的夏日，我和我的工友们被迫暂时停止了工作，到码头边停泊的那艘挖泥船上躲风避雨。舷窗之外，肆意的风雨将海河笼罩在一片苍茫的雾霭之中，码头边停泊的一艘艘船舶在风浪中不停地剧烈颠簸，互相碰撞着发出一声接连一声震耳的轰响，连接船舶的钢丝缆索不时一松一紧地抖动战栗，这时只有码头上坚固的缆桩在风雨中挺直腰杆岿然不动，那一条一条钢丝缆索犹如船舶的一双一双手臂，紧紧挽住缆桩粗壮的腰杆，缆桩就是船舶的依靠船舶的希望，有了码头上一座座粗壮稳固的缆桩，才有风浪颠簸中船舶的安全与基石。

那一刻，我突然对码头边那一排一排每天司空见惯，用钢铁铸造的缆桩肃然起敬起来。一种压抑不住的欲望从心中喷涌而出，我当时随手从船舱里找了截电弧气刨碳棒头，又撕了一片焊条纸盒，立马划写出了几行诗句，收工后回到班组，我又一字一句认真地誊写到一张条格纸上，写了个名字叫《缆桩的联想》。之后，我又修改了一番，才正正式式抄写在稿纸上。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壮着胆子把这首诗投寄出去，不久居然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栏目发表了。那是一首只有十几行的小诗，但对于我却意义非同寻常，我从此开始重新认识我自己认为已经非常熟悉非常平淡的生活，也重新检点自以为已经非常了解的自己。

从那以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几乎都被用来搞文学创作，工余小憩，工友们打牌游乐的时间，我也从不肯轻易放过。而节假日更是我独居一室辛勤笔耕的绝佳时机。

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素养，我还发奋苦读温习已经搁置了多年的文化课，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一所大学读了四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这样不断丰富，日积月累下来，竟也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

作品共计六十余万字，并于一九九一年四月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此前还担任了天津工人文学社社委。在这期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曾先后获全国及省市级文学奖十几次，二十余篇作品入选各种文集及被报刊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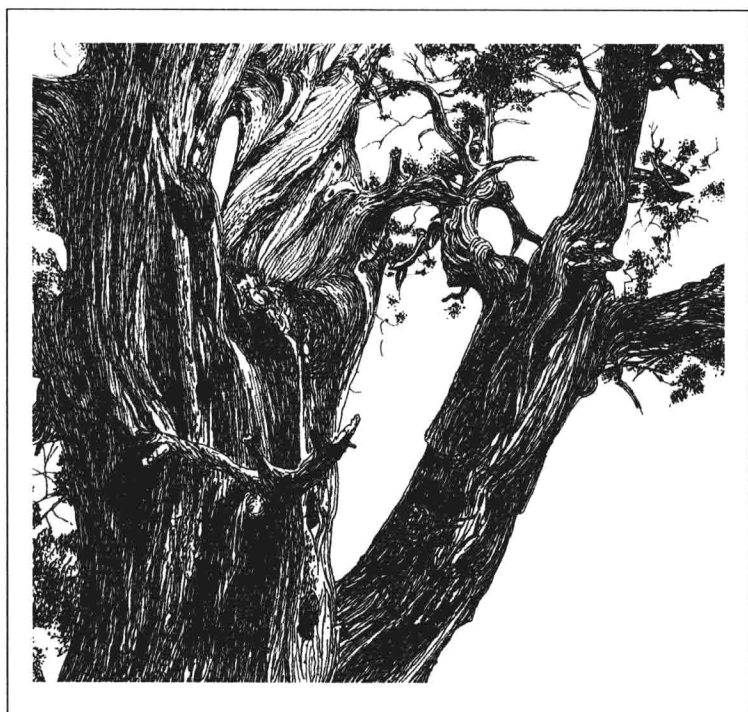
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在那家船厂，我坚守生产一线十五年后，到科室再工作了十年，这期间我曾经给两任厂长当了四年秘书之后，又被调至区广播电视局工作。

现在，我离开海河边的那家船厂已经有几年了，但那里的船台、船坞、码头、车间，都曾经留下我的许多足迹，那里还有众多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工友们，依然还在坚守生产一线工作。但让我永远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从事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我甚至仍然还清晰地铭记着我的每一篇文章，在那个热情勃发的氛围里萌生灵感时刻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工厂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写作者，因此我将永生难忘工厂。

以上这篇文字，是发表于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天津工人文学》的一篇荣获天津市劳动者文学奖之后的获奖感言。言为心声，许多岁月虽已匆匆过去，但依旧不能让自己更改初衷，所以在我的这本小说集即将出版的时候，特意选用了我多年以前的这样一篇旧作，作为本书的开篇语，代作序言。

张树华

二零一二年八月于津沽



母亲告诉我

铅云低垂，海风猎猎。

沿着海河宽阔的河口北面一侧蜿蜒东行，一条高低错落显得有些破败不堪的海堤，呈现出狭长的形状，无遮无拦透迤如一条伤痕累累失魂落魄的长蛇，慌慌张张地游弋着向远处伸展，望也望不到尽头。

海堤外面，潮声一波连缀着一波传承过来，正一阵紧似一阵，那响亮的咆哮如同从天海之际突然生成而落的雷鸣滚滚，镇住了远处时而密集时而稀疏的枪响，也压制了偶尔传过来的类似炮弹一样的爆炸声。

渐渐的，一群自发聚成一堆就伴跋涉的难民们都感到困乏了，踉踉跄跄，步履艰难。先是几个孱弱的孩子径直跌倒在那段高高的海堤下边，无论如何再也拽不起来，女人们呻吟着也顿时都瘫软了腿脚，随意就地落座在冰冷的土地上。几个男人纷纷扬手搭在额头，焦虑地向着来路及去路远处不停地眺望，一直望见四下里并没嘛动静，便也像一截一截朽木桩般撂倒在枯黄的草丛间。

沿途，只有这一段海堤还显得相对完整高耸，于是才让来到此处的这些难民们选择这里作为暂歇之地，从心理上仿佛便有了些许遮挡海风吹拂的抚慰，还有能够倚靠这一道屏障而生发出来的几分稍为安全的感受。逃避战乱的漂泊让每个成人与孩子心头都沉甸甸地压上了几乎无法承受的重负，如此状态下度过的每一个时辰都愈发的显得冗长而惶恐不安。

这时，一个纤秀瘦弱的年轻女人渐渐现出身形，步履蹒跚地从后边赶上来。看见人们都在此地随意歇息了，便也认真地四下里望望，见不远处有一棵粗壮的大树，树根处还靠着一块长条形圆溜溜的黑石头，她便一步一步费力地挪过去，扶住粗壮的树干，却没有立刻坐下，稍稍活动了几下腰肢，然后别过身子，从衣服大襟下边扯出一条宽宽的带子，胸以下的部位便赫然地突现出来了。

哦，一个孕妇，赶上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真是有些难为她了。周围的难民们都同情地望望她，然后无奈地以这样的形式默默表达着各自善意的一番心绪。

她实在是有些太疲倦了，此时用一只手扶住树干，另一只手轻抚突起的腹部，然后试探着缓慢地坐下去，直至坐稳后，才伸平了一双有些浮肿的腿脚。此后，她坐在那块圆溜溜的黑石上，背脊倚靠住树干，头微微地向上仰起，接着伸出舌头无力地舔了舔干枯的皴裂了几道血口子的嘴唇。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惨烈的惊叫，有兵来了！众人便急急慌慌地抬头向四处张望，看见一队身穿草黄色军装带着枪支的队伍，正急匆匆从东北方向直直地朝着这里逼过来。

聚拢在一堆的人群一时间便宛若炸了营，一个个像没头苍蝇似的向四下里的坑洼沟渠中奔逃躲藏。

在那棵大树下坐着的女人也立时慌了神，这一刻她自己却再也无力站起身

来，一双失落而茫然的目光绝望地盯着那来兵的方向，开始无助地低声哭泣。

随后突然又是一声惊呼，那是咱们的解放军呀！随即响起的是喜出望外的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渐渐，一支解放军部队从远处来到近前了，立刻被兴奋的人群团团包围起来。

那个纤秀瘦弱的女人也挣扎着要站起身，被队伍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兵瞧见，那小兵便急步奔至大树下面，就要扶那女人离地站起来的一刻间，但随即人们听到了一句声调嘶哑的大声喊叫，别动！

怎么？那带兵的连长闻声问了一句后迈着大步向着大树下走来。

女人还要扭动着身子想要站起来，那小兵却紧紧按住她的肩头，死死地再也不敢撒开两只手。

小兵迅捷地挪开一只手向连长指指那女人身下，又疾速缩回去继续按住那女人的肩头，连长定眼一看，脸面立时便变了颜色，豆大的汗珠一瞬间便扑扑的滚淌而下，他当即转过身体护住那个女人，让四面漫围上来的兵和难民们快速地向后边退下。因为那一刻间，他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得很清楚了，知道女人身下坐住的那块黑乎乎的石头，分明是一枚伪装的美制松发式地雷，这时只要让那个女人稍稍抬一下身子，周围的一切顿时都将化成细碎的烟尘消逝。

连长当然知道，这正是此前驻守这一防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溃败撤退时，刻意安置后用来设伏的，此种为圆柱形雷体的美制地雷安装有一种松发引信，有不明白这种地雷原理的人一旦踩踏或是坐上，并不会立即爆炸，只是当人体一旦离开时的那一瞬间才会突发引爆，威力巨大。当解放军的这支大部队向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塘沽方向推进时，一路上已经发现了许多枚这种地雷。为了不给在这一带逃避战乱的老百姓造成重大伤亡，部队首长特别命令这一连的人专门负责在沿途进行仔细的搜索，此前他们已经发现并且引爆了多枚这种地雷，就是刚才难民们听到的那一次一次类似于炮弹的爆炸声，只是还没有发生过有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受到伤害的事件。

连长见此状况思索片刻后决断地一挥手，接着便见一队兵们围上来，他简短捷说布置一番，随后便见锹镐飞扬，时间不长，在紧贴着那棵大树的侧后方向，一个显现出一条斜形坡道深邃的长方形土坑已经挖掘妥当。

小兵脸色通红通红，镇静的目光直定定朝向连长，口气坚决地说，我去！
我去！

我去！

只一瞬间，一列穿着草黄色军装的兵们，数尊健壮的身躯宛若站成了一排桩柱，数支高举的手臂犹如竖起了一片树林。

一个一个兵们都睁圆了双目，焦急而迫切地注视着连长的脸。

连长猛地回转过头来，大喝一声，服从命令，马上散开！

兵们一个一个都挺直了腰杆宛如磐石般一动也不动。

马上散开！连长的额头上青筋暴起，大张着嘴巴厉声咆哮起来。

兵们只好含着眼泪有序地撤离，并组成扇形队列催促着难民们到远远的地方去躲避。

连长独自一个人健步走近了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带着一种乞求和无限期盼的神情眼巴巴地望着连长，此刻她更加清晰地看到那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充满了旺盛生机和蓬勃朝气。

不要慌，没有事的！连长流淌着汗珠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些稍稍有些僵硬的笑容，神色故作轻松地面对着那个女人说着一些安抚的话。

远远的，人们望见连长用双脚在地上蹬开松土，稳稳地站实之后用两只手卡在那个女人腋下，随后便迅捷地拥起那女人，略微闪过粗壮的树干，用树干与他宽厚结实的身體挡成了一堵墙，一扑身便沉入那长长深深的坑底，随后一声震撼大地的爆炸，强压住了那海潮长戾般永不间断的咆哮。土坑下面，连长的脊背已经被撕扯得稀烂，汩汩的鲜血喷涌而出，小溪般流淌进尚且带着几分潮润的泥土之中……

那个晚上，坐落于附近海边的一个叫蛭头沽的村落，在一间破败低矮的民房里，一个新生的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平安。那个婴儿便是我，与当年解放的新塘沽同龄，只是我没有与在和平年代相继出生的两个妹妹一样随着父亲的姓，至今一直还叫着当年母亲给我起的一个名字：纪潮声。

孩童的时候，我曾经几次问起过母亲，母亲却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讲说。我头脑中的记忆是从我刚刚能够完整的记住一些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每年一到了

我生日的那天，尽管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节，母亲都会照例一次也不落的亲自带着我，去那一道对于我来讲已经有几分熟悉了的海堤下边，在一棵被劈掉了一半树干的老树下面，一边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话语，一边烧着一叠一叠的焦黄色的纸钱。而我只是围着那棵大树不断地观看，那纹路横生的皴裂的树皮和一支一支扭曲的枝干，让我除了觉得很新鲜与好奇，竟然还有一种言说不清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敬畏。

父亲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之前，也就是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就已经响应组织上的号召，主动要求支援国家大西北建设去了甘肃，在兰新铁路上的一个火车站当站长。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我出生后直到调去甘肃工作只有四年时间，但父亲每年到了我生日那天，都会同母亲一起抱着我来到离家挺远的这道海堤边的老树下祭拜。只是调到大西北工作以后的那许多年里，每年父亲只能回来一次，探亲假也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还常常因为工作太忙而晚来或是早走几天。又加上父亲每次休假时几乎总是被安排在夏季，赶不上我的生日，即使这样父亲也会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独自出门，一直走到远远的海堤边那棵老树下亲自去祭拜一回。

那时候，我虽然还不知道父亲与母亲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缘由与始末，但是我想过，这一定是父亲和母亲人生之中的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直到许多年以后，父亲六十五岁时离休从大西北的甘肃回到家乡，只是父亲已经明显地衰老了，而且在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长达六年的形同牢狱的生活，精神与肉体的几番折磨摧残之后，身体状况欠佳不说，甚至已经有些行动不便。从那时塘沽火车站的居住地到那道海堤边的这一段距离，对于父亲来讲应该已经算是很遥远，他再也不能亲力亲为地去祭拜了。但母亲告诉我，从父亲调到甘肃工作一直到父亲回到家乡的这许多年里，父亲每到我生日的前十天，照例都会给家里写来一封信，嘱咐母亲千万不要忘记去海堤边的那棵老树下祭拜时，一定要特意表达他的那一份感激和敬意。

母亲告诉我，这么多年来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过哪怕一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关进牛棚里的那六年，父亲都会在我生日之前想方设法给家里写来一封短信，由于人身没有自由，行动也受到许多限制，每每在那一块

小纸片上写下一行字，信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嘱托母亲到海堤边的那棵老树下去替他祭拜一回。

只是后来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早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的全部经过，懂得了这绝对是属于我家每年都必须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祭拜仪式。当然这已经是我年满十五周岁之后的事情了。

从孩童时候开始到多年以后，直到我十五周岁那年，母亲觉得是我真正已经长大成人懂事明理了的年龄，只是还没有等我再询问母亲，那天母亲一早便领着我顶风冒寒的出门上路，我当然知道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母亲是缠足，从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便习惯了走路时用脚后跟着地，每迈过一步都会自然而然地将那宛如粽子一般窄窄的脚尖翘翘地昂起，随后把那脚后跟与地面接触的蹬蹬声一下接着一下传到我的耳际。也许直到那一天，我真的已经成熟，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般懂得了担当，因此平生第一次让我心中增添了对母亲走长路的许多担忧与无尽的心疼。

母亲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摇了摇头之后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没事的，当年解放战争打仗的时候，解放军从东北开过来，唐山当然是先打起来的，你爸参加铁路上的地下党组织，整天忙着给解放军抄送国民党运送物资的货车号码，然后让解放军安排部队在铁道线上截车或是炸车。我肚子里怀上了你之后，你爸实在脱不开身，就把在塘沽住着的你大姨接过来照看我。唐山快要开战时，尽管那时唐山到塘沽的火车已经停运，你爸还是安排你大姨陪着我躲避战乱，我们两个小脚女人硬是一步一挪地从唐山走到了塘沽的你大姨家呢！母亲说这些话时，不停歇地迈动着缠足的尖尖小脚气定神闲，步履稳健。

以后直到我成年了，我才知道，当年大姨夫在塘沽火车站上干事，那个年头塘沽站还叫着老站名新河站。这是因为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十月，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操办建成了这条由唐山经过塘沽直至天津的铁路，当时叫做北洋铁路，并在塘沽火车站现址建站。因那时只有距此地以北有一个村落新河庄，故取名为新河站。

而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战事临近的时候，我父亲一直都还在唐山火车站干事。唐山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而塘沽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解放，只晚了一个多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只是因为父亲的主动要求，我一直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原因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父亲便由唐山站调到塘沽站工作，后来听母亲告诉我，父亲的调来塘沽站工作几乎完全是为了到那道长堤下的老树去祭拜时会方便许多而为之，这显示出了父亲的一种执著，一种锲而不舍的知恩图报的风范，父亲的这一个带有善良与豪爽意义的决策，在后来的年代中的一次重大变故降临而至时，竟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家和我们全家人的命运。而大姨夫却完全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却由塘沽站调到了唐山站工作，并也由此彻底将其家与家人的命运改变，犹如天壤之别。

在我开始上小学之后，我记得每年一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母亲都会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去唐山大姨家住上一段时间，直到我快开学了才坐上返程的火车回到塘沽。

有一年我去后听大姨跟我念叨，说你这小子就是命大呀，塘沽解放那年我正在那里照看肚子里怀着你的你妈呢，可眼瞅着仗就要打起来，塘沽到唐山的铁路早就停运了，我带上挺着大肚子的你妈躲避战乱，那天随顺着拥挤的难民人流往东北边的海滩走，一下子便被挤散了。后来你妈独自一人实在走不动了，之后才遭遇到了一次差点要了命的风险，那次不是碰见了那位既勇敢又善良的解放军连长，还有那一棵救命的老树，你和你妈的两条命怕是早就没了。真要是那样，我可怎么面对你爸交代哟。大姨说这些话时，眼睛里还汪汪着一兜泪水呢。大姨擦了一把眼泪后才又说，幸亏此后我就找见了你妈，当晚我搀扶着你妈到了附近的一个叫蛭头沽的渔村，正巧村里还有一位会接生的郎中，结果母子平安，说起来这都是命啊。

而我听着大姨的这一番话却犹如笼罩在云雾之中颇有几分莫名其妙。

这时母亲对大姨说，那件事情我还没有给他详细讲呢。

大姨说，他已经懂事了，应该跟他讲了。

从那以后，我便一直等着母亲给我讲我一直很想知道的这一件事情。一直等至我到了十五周岁那年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才详知了其中的全部内情。

只是后来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那场大地震中，大姨大姨夫和他们唯一的儿子以及儿媳还有两个年幼的孙子，一大家子六口人全都被倒塌的房子砸死了，无一幸免。

当时交通与通讯已经完全中断，母亲在大地震发生几天之后听到了这个噩耗时，当即口吐鲜血昏厥过去，那年我已经在海河边的那家船厂上了好几年班，听到大姨家的消息时，我正在我家住的石头院外面不远处忙活着用秫秸秆搭地震棚，闻讯后赶忙把母亲送到医院，经过化验母亲当时的血色素只有区区三克，当晚医生给母亲输了九百毫升的血才保住了母亲的生命。

只是大姨一家人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在那同一个时刻全部死去，这成为我们一家人心灵里永远也抹不去的悲痛。而母亲内心的创伤一直到她离开人世时也没有完全愈合，每每提起这一件痛彻心扉的事情来，母亲都会不停地流着眼泪哀叹着说，唉，这都是命啊。

十五周岁，连我自己都觉得开始懂事明理，已经真正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一个男子汉了。

那天，母亲一直领着我走到那道高高的海堤下面，在那棵老树下站定，我看到那棵老树的树干斑驳扭曲，宛若被一把巨大无比威力无穷的长刀齐刷刷地削斩掉了一半，那仍然存活的一半却依旧支脉挺拔，每一枝每一杈都向上伸展着直插天际，依旧彰显着一种震撼心脾的气势与精神。

就是在这棵老树的枝枝干干在冬日阳光横横斜斜的倒影中，母亲一字一句亲口给我讲述了本文开篇时的那一个真实的故事。

母亲告诉我，她说我给你起的这个名字里有好几层的含义，就在我生下你的那天晚上，无边无际的大海潮水涨得很凶势很猛烈，拍岸的潮声涌起如山峰一般高耸响彻了云霄；那天晚上解放军攻打塘沽的炮火轰炸得很激烈很震撼，像极了那大海边响亮不息的潮声；正是这时，我聆听着这混合成一体雄壮的潮声诞生了你，而你也是聆听着这雄壮的潮声降临到这个人世间的。后来我虽然费尽了许多心力与周折，却始终也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打听到那个年轻英俊的连长到底姓个怎样的姓叫个什么样的名，因此全都是为了纪念他，才给你起了这样的一个姓叫了这样的一个名。如果当时能够打听到了或者是今后再打听到了那个年轻英俊的连长姓个什么姓，一定会让你去姓了他的姓，他还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后生，年纪轻轻的就牺牲了，我的一条命还有你的一条命都是用他的那条命换回来的，他牺牲时肯定还没有成家生子，所以你姓了他的姓，就